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史記

白文之部

第三冊

顧頡剛

徐文珊點校

國史館藏書



0008485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10.11

著者號 4085-1

卷冊號 6050:3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史記

白文之部 第三冊

顧頡剛 徐文珊點校

國史館藏書



0008485

老子伯夷列傳

——史記六一，列傳一——

李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答孔子問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

去周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

老子伯夷列傳

（史記六一，列傳一）

著書

老子伯夷列傳

(史記六一，列傳一)

一一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萊子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太史儋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解假宮注宗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

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

事實。然善屬書，辭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却楚聘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

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

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

不仕，以快吾志焉。』

* * * * *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老子伯夷列傳

（史記六一，列傳一）

三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

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

伯夷、叔齊讓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

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

諫伐紂

山隱於首陽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餓死

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耶？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列傳

——史記六二，列傳二——

管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事公子糾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任政於齊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感鮑叔德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論卑易行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善轉敗為功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富擬公室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

*

*

*

*

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贖越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薦御為大夫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

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申不害韓非列傳

——史記六三，列傳三——

申不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

申不害韓非列傳

（史記六三，列傳三）

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難

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

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

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

「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

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桃。『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人。『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入秦
被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

被藥死

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史記六四，列傳四——

田穰苴

為齊將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

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闔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

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爲大司馬

發疾死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之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司馬穰苴列傳

(史記六四，列傳四)

四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六五，列傳五——

孫武

試以婦人
爲兵

斬吳王寵
姬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
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
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
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
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六五，列傳五)

一

為吳將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 * * * *

孫臏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

至魏被刖

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

入齊

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

為田忌勝射

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

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

以計解趙
圍破魏軍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轡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以計破魏
軍殺龐涓

後十三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

*

*

*

*

吳起
為魯將破齊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遭讒謗

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

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將入魏為魏

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為西河守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說武侯形勢不如德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功與田文論

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

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

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

「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

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

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

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

去魏之楚

爲楚相

被殺

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設者。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吳起列傳

(史記六五，列傳五)

八

伍子胥列傳

——史記六六，列傳六——

伍員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無忌勸平王奪子妻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

無忌諛太子建

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諛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

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

平王囚伍奢欲殺太子

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

平王詐召伍尚伍員

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曰：『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

伍員出亡平王殺伍奢伍尚

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至宋至鄭

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鄭殺太子建
與勝奔吳

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求見吳王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

說吳王僚

耕於野

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

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

為行人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伯嚭奔吳

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

楚；楚封之於舒。

伐楚拔舒

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敗越

五年，伐越，敗之。

破楚軍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吳王入郢

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

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

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

鞭平王尸

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

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申包胥求
秦救楚

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

吳王歸
楚徙郢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

越敗吳

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

闔廬死

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

吳敗越

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

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

諫和越

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

諫伐齊

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

「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

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

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

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

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

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

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

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

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

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

再諫伐齊

託子於齊
鮑氏
伯嚭讒毀
伍員

伍子胥列傳

（史記六六，列傳六）

七

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謫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自剄死

吳伐齊

越破吳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

越滅吳殺伯嚭

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白公勝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

歸楚居鄢

怒子西

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殺子西子綦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

自殺

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

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六七，列傳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公綽。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回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六七，列傳七）

一

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

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

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

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君子尙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

無義則盜。』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

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

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

二年，其父蕢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蕢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子

宰子，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

乘之齊，而私于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

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

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

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

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

于齊。

言偃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

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

過猶不及。」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

諸紳。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

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

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

原憲，字子思。

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

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

南宮括，字子容。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

顏無繇，字路。

路者，顏回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滄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邑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

漆彫開，字子開。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

公伯僚，字子周。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

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

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

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六七，列傳七）

一七

巫馬施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

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

漆雕哆，字子歛。

顏高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漆雕徒父。

壤駟赤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商澤。

石作蜀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

后處，字子里。

秦冉

秦冉，字開。

公夏首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

奚容箴，字子皙。

公堅定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

顏祖，字襄。

鄒單

鄒單，字子家。

句井疆

句井疆。

罕父黑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

秦商，字子丕。

申黨

顏之僕

榮旂

縣成

左人郢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噲

步叔乘

原亢籍

樂欬

廉絜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

顏何，字冉。

狄黑

狄黑，字皙。

邾巽

邾巽，字子歛。

孔忠

孔忠。

公西輿如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

——史記六八，列傳八——

商鞅

公叔座薦
魏不
用之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

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

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

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

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

入秦

商君列傳

（史記六八，列傳八）

一

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秦用鞅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

為左庶長
定變法之
令

立木取信

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戮，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刑太子師
傅

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遷議令之
民

爲大良造

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剽公子虔

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剽之。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魏說孝公伐

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封於商號商君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

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

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秦捕商君
商君亡

魏內之秦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

車裂鞅

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列傳

——史記六九，列傳九——

蘇秦

困約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

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

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

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

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

說秦惠王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

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入趙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

蘇秦列傳

（史記六九，列傳九）

一

說燕文侯

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噓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噓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

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

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

說韓宣惠王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涇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鄆、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剉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

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說魏襄王

又說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鞦韆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

「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

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因東說齊宣王曰：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

『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乃西南說楚威王曰：』

說楚威王

蘇秦列傳

（史記六九，列傳九）

九

『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動矣。』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

爲從約長

過雒陽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

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封武安君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秦破從約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

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

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

說齊歸燕十城

少增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復見重於燕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

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答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亡入齊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齊人刺殺秦

齊宣王卒，潛王卽位，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齊王爲秦報仇

蘇代蘇厲

代說燕

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

厲入齊

代亦入齊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魏執代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

魏出代代
之宋

代遺燕昭
王書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利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寶之。』秦挾寶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

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

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

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

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

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

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

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

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一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

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

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

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

代止燕王
勿入秦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

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

「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

「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

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

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

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

閭，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列傳

(史記六九，列傳九)

張儀列傳

——史記七〇，列傳一〇——

張儀

辱於楚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

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辱於蘇秦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

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

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

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

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

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相秦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勸秦伐韓

且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

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和秦魏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相魏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

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

說魏背從約事秦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

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噴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

『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

復相秦

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欺相楚
懷王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

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能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

張儀至秦，詳失綏燈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

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說楚背從
約事秦

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

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

「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執計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

『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

『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

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踔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

「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

說韓背從
約事秦

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

曰：

「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說齊背從
約事秦

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

說趙背從
約事秦

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

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說燕背從
約事秦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並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

『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

諸侯復合從

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

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以計去秦相魏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

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

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

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

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

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

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

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卒於魏

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 * * * *

陳軫仕秦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

奔楚

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

張儀列傳 (史記七〇，列傳一〇)

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

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饗事可乎？」曰：「奈何？」

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

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

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

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

陳軫對曰：「亦嘗有

說秦勿救
韓魏

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 * * * *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

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以所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

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

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

相魏

相秦

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遣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列傳

——史記七一，列傳一一——

樗里疾

曰「智囊。」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

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

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

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

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

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

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

號為嚴君
為右丞相

樗里子甘茂列傳 (史記七一，列傳一一)

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

胡衍止疾
伐蒲

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

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

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

相秦

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

與秦武王
盟於息壤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

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

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

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

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

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

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轂以救韓。楚兵去。

與樗里子伐魏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

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

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

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

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輟伐魏亡
去
自託於蘇
代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

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

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

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穀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

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

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

卽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

爲齊上卿

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

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爲齊使楚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

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

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

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

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

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

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

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卒於魏

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

勸張唐相

甘羅者，甘茂孫也。

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秦使張唐往相

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

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

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怏之甚也？』

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甘羅曰：『大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

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

取地於燕
趙

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

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為上卿

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

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

——史記七十二，列傳一一——

魏冉

為秦將軍

任秦政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聃氏。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聃八子。

及昭王即位，聃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

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聃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

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

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

皆滅之，威振秦國。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昭王七年，樛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爲秦相

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舉白起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封於穰

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

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

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

秦。

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

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為秦相國
攻魏
須賈說穰
侯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

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又伐魏益封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攻三晉

蘇代遺穰侯書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

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

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

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

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

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

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

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欲攻齊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

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

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多，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

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免相就封

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

——史記七三，列傳一三——

白起

爲左庶長

爲左更

爲國尉

爲大良造

攻垣城

攻趙

攻楚

又攻楚

守。

白起者，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鄢以爲漢中

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

起遷

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楚王亡去鄢，東走徙陳，秦以鄢爲南郡。

白

爲武安君

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攻魏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

沉趙卒

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攻韓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

攻南陽

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伐韓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

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

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平原君計之。

平原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

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

秦攻韓

秦攻趙

趙將兵攻

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

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

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死亡，軍

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

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

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

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

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

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